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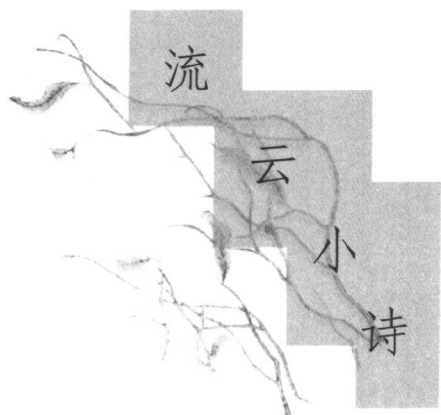
宗白华著译精品选

流 云 小 诗



宗白华
流云小诗一首
宗白华

宗白华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宗白华著译精品选
ZONGBAIHUA ZHUYI JINGPINXUAN

宗白华 ·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云小诗/宗白华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10

(宗白华著译精品选)

ISBN 7-5336-2676-1

I. 流... II. 宗...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8435 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朱 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3.75

字 数:70 000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5.5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作者自传

1897年12月15日生于安徽安庆市小南门方宅母亲的家中，祖籍江苏省常熟县。原名宗之樾。童年在南京模范小学读书。

1913年春，到青岛入德国人办的青岛大学中学部修习德文，秋天转学到上海同济医工学堂中学部，继续修习德文，1916年夏卒業。秋升入同济医工学堂大学预科。

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在上海编辑出版《少年中国》月刊。同年，经巴黎赴德国留学，在佛兰府大学哲学系学习，第三学期转到柏林大学学习美学及历史哲学。

1921年3月，《看了罗丹雕刻以后》发表于《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

1923年12月，诗集《流云》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925年12月，从德国归来后，在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任教。

1935年7月，译作歌德的《单纯的自然描摹、式样、风格》发表于《文学》第5卷第1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12月南京陷落，随学校迁至重庆。

1940年5月，《我所见到的“五四”时代的一方面》发表

于《中苏文艺》第6卷第3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继续任教。

1952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美学史教授至今。论著有《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等。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上)，中国文联出版社1987年版。收入本集时略有修订)

我和诗

我的写诗，确是一件偶然的事。记得我在同郭沫若的通信里曾说过：“我们心中不可没有诗意、诗境，但却不必定要做诗。”这两句话曾引起他一大篇的名论，说诗是写出的，不是做出的。他这话我自然是同意的。我也正是因为不愿受诗的形式推敲的束缚，所以说不必定要做诗。

然而我后来的写诗却也不完全是偶然的事。回想我幼年时有一些性情的特点，是和后来的写诗不能说没有关系的。

我小时候虽然好玩耍，不念书，但对于山水风景的酷爱是发乎自然的。天空的白云和复成桥畔的垂柳，是我孩心最亲密的伴侣。我喜欢一个人坐在水边石上看天上白云的变幻，心里浮着幼稚的幻想。云的许多不同的形象动态，早晚风色中各式各样的风格，是我童心里独自玩耍的对象。都市里没有好风景，天上的流云，常时幻出海岛沙洲，峰峦湖沼。我有一天私自就云的各样境界，分别汉代的云、唐代的云、抒情的云、戏剧的云等等，很想做一个“云谱”。

风烟清寂的郊外，清凉山、扫叶楼、雨花台、莫愁湖是我同几个小伴每星期日步行游玩的目标。我记得当时的小文里有“拾石雨花，寻诗扫叶”的句子。湖山的情景在我的童心里有着莫大的势力。一种罗曼蒂克的遥远的情思引着我在森林里，落日的晚霞里，远寺的钟声里有所追寻，一种无名的隔世的相

思，鼓荡着一股心神不安的情调；尤其是在夜里，独自睡在床上，顶爱听那远远的箫笛声，那时心中有一缕说不出的深切的凄凉的感觉，和说不出的幸福的感觉结合在一起；我仿佛和那窗外的月光雾光溶化为一，飘浮在树杪林间，随着箫声、笛声孤寂而远引——这时我的心最快乐。

十三四岁的时候，小小的心里已经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家里人说我少年老成，其实我并没念过什么书，也不爱念书，诗是更没有听过读过；只是好幻想，有自己的奇异的梦与情感。

十七岁一场大病之后，我扶着弱体到青岛去求学，病后的神经是特别灵敏，青岛海风吹醒我心灵的成年。世界是美丽的，生命是壮阔的，海是世界和生命的象征。这时我欢喜海，就像我以前欢喜云。我喜欢月夜的海，星夜的海，狂风怒涛的海，清晨晓雾的海，落照里几点遥远的白帆掩映着一望无尽的金碧的海。有时崖边独坐，柔波软语，絮絮如诉衷曲。我爱它，我懂它，就同人懂得他爱人的灵魂与玉体底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微茫的动作一样。

青岛的半年没读过一首诗，没有写过一首诗，然而那生活却是诗，是我生命里最富于诗境的一段。青年的心襟时时像春天的天空，晴朗愉快，没有一点尘滓，俯瞰着波涛万状的大海，而自守着明爽的天真。那年夏天我从青岛回到上海，住在我的外祖父方老诗人家里。每天早晨在小花园里，听老人高声唱诗，声调沉郁苍凉，非常动人，我偷偷一看，是一部《剑南诗钞》，于是我跑到书店里也买了一部回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翻读诗集，但是没有读多少就丢开了。那时的心情，还不宜于读放翁的诗。秋天我转学进了上海同济，同房间里一位朋友，很信佛，常常盘坐在床上朗诵《楞严经》。音调高朗清远

有出世之概，我很感动。我欢喜躺在床上瞑目静听他歌唱的词句，《楞严经》词句的优美，引起我读它的兴趣。而那庄严伟大的佛理境界投合我心里潜在的哲学的冥想。我对哲学的研究是从这里开始的。庄子、康德、叔本华、歌德相继地在我的心灵的天空出现，每一个都在我的精神人格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是我那时的口号。

有一天我在书店里偶然买了一部日本版的小字的王、孟诗集，回来翻阅一过，心里有无限的喜悦。他们的诗境，正合我的情味，尤其是王摩诘的清丽淡远，很投我那时的癖好。他的两句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常常挂在我的口边，尤在我独自一人散步于同济附近田野的时候。

唐人的绝句，像王、孟、韦、柳等人的，境界闲和静穆，态度天真自然，寓浓丽于冲淡之中，我顶欢喜。后来我爱写小诗、短诗，可以说是承受唐人绝句的影响，和日本的俳句毫不相干，泰戈尔的影响也不大。只是我和一些朋友在那时常常欢喜朗诵黄仲苏译的泰戈尔《园丁集》诗，他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引起我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感。

在中学时，有两次寒假，我到浙东万山之中一个幽美的小城里过年。那四围的山色浓丽清奇，似梦如烟；初春的地气，在佳山水里蒸发得较早，举目都是浅蓝深黛；湖光峦影笼罩得人自己也觉得成了一个透明体。而青春的心初次沐浴到爱的情绪，仿佛一朵白莲在晓露里缓缓地展开，迎着初升的太阳，无声地战栗地开放着，一声惊喜的微呼，心上已抹上胭脂的颜色。

纯真的刻骨的爱和自然底深静的美在我的生命情绪中结成一个长期的微渺的音奏，伴着月下的凝思，黄昏的远想。

这时我欢喜读诗，我欢喜有人听我读诗，夜里山城清寂，抱膝微吟，灵犀一点，脉脉相通。我的朋友有两句诗：“华灯一城梦，明月百年心”，可以做我这时心情的写照。

我游了一趟谢安的东山，山上有谢公祠、蔷薇洞、洗屐池、棋亭等名胜，我写了几首纪游诗，这是我第一次的写诗，现在姑且记下，可以当作古老的化石看罢了。

游东山寺

一

振衣直上东山寺， 万壑千岩静晚钟。
叠叠云岚烟树杪， 湾湾流水夕阳中。
祠前双柏今犹碧， 洞口蔷薇几度红？
一代风流云水渺， 万方多难吊遗踪。

二

石泉落涧玉琮琤， 人去山空万籁清。
春雨苔痕迷屐齿， 秋风落叶响棋枰。
澄潭浮鲤窥新碧， 老树盘鸦噪夕晴。
坐久浑忘身世外， 僧窗冻月夜深明。

别东山

游屐东山久不回， 依依怅别古城隈。
千峰暮雨春无色， 万树寒风鸟独徊。

渚上归舟携冷月， 江边野渡逐残梅。
回头忽见云封堞， 黯对青峦自把杯。

旧体诗写出来很容易太老气，现在回看，不像十几岁人写的东西，所以我后来也不大喜欢写旧体诗了。二十多年以后住嘉陵江边才又写一首《柏溪夏晚归棹》：

飙风天际来， 绿压群峰暝。
云罅漏夕晖， 光写一川冷。
悠悠白鹭飞， 淡淡孤霞迥。
系统月华生， 万象浴清影。

民国七、八年，我开始写哲学文字，然而浓厚的兴趣还是在文学。德国浪漫派的文学深入我的心坎。歌德的小诗我很喜欢。康白情、郭沫若的创作引起我对新体诗的注意。但我那时仅试写过一首《问祖国》。

民国九年我到德国去求学，广大世界的接触和多方面人生的体验，使我的精神非常兴奋，从静默的沉思，转到生活的飞跃。三个星期中间，足迹踏遍巴黎的文化区域。罗丹的生动的人生造像是我这时最崇拜的诗。

这时我了解近代人生的悲壮剧、都会的韵律、力的姿式。对于近代各问题，我都感到兴趣，我不那样悲观，我期待着一个更有力的更光明的人类社会到来。然而莱茵河上的故垒寒流、残灯古梦，仍然萦系在心坎深处，使我常时做做古典的浪漫的美梦。前年我有一首诗，是追抚着那时的情趣，一个近代人的矛盾心情：

生命之窗的内外

白天，打开了生命的窗，
绿杨丝丝拂着窗槛。
一层层的屋脊，一行行的烟囱，
成千成万的窗户，成堆成伙的人生。
行着，坐着，恋爱着，斗争着。
活动，创造，憧憬，享受。
是电影，是图画，是速度，是转变？
生活的节奏，机器的节奏，
推动着社会的车轮，宇宙的旋律。
白云在青空飘荡，
人群在都会匆忙！

黑夜，闭上了生命的窗。
窗里的红灯，
掩映着绰约的心影：
雅典的庙宇，莱因的残堡，
山中的冷月，海上的孤棹。
是诗意，是梦境，是凄凉，是回想？
缕缕的情丝，织就生命的憧憬。
大地在窗外睡眠！
窗内的人心，
遥领着世界深秘的回音。

在都市的危楼上俯眺风驰电掣的匆忙的人群，通力合作地

推动人类的前进；生命的悲壮令人惊心动魄，渺渺的微躯只是洪涛的一沓，然而内心的孤迥，也希望能烛照未来的微茫，听到永恒的深秘节奏，静寂的神明体会宇宙静寂的和声。

民国十年的冬天，在一位景慕东方文明的教授夫妇的家里，过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夜晚；舞阑人散，踏着雪里的蓝光走回的时候，因着某一种柔情的萦绕，我开始了写诗的冲动。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妙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往往在半夜的黑影里爬起来，扶着床栏寻找火柴，在烛光摇晃中写下那些现在人不感兴趣而我自己却借以慰藉寂寞的诗句。《夜》与《晨》两诗曾记下这黑夜不眠而诗兴勃勃的情景。

然而我并不是完全是“夜”的爱好者，朝霞满窗时，我也赞颂红日的初生。我爱光，我爱美，我爱力，我爱海，我爱人间的温暖，我爱群众里千万心灵一致紧张而有力的热情。我不是诗人，我却主张诗人是人类底光和爱 and 热的鼓吹者。高尔基说过：“诗不是属于现实部分的事实，而是属于那比现实更高部分的事实。”那比现实更高的仍是现实，只是一个较光明的现

实罢了。歌德也说：“应该拿现实提举到和诗一般地高。”这也就是我对于诗和现实的见解。

（此文写于1923年，初刊于《文学》8卷1期“新诗专号”，
1937年1月1日出版；修改后又载于《妇女
月刊》第6卷第4期，1947年10月出版。）

目 录

作者自传·····	(1)
我和诗·····	(1)

流云小诗

序·····	(3)
人生·····	(4)
信仰·····	(5)
夜·····	(6)
筑室·····	(7)
解脱·····	(8)
我们·····	(9)
她·····	(10)
月的悲吟·····	(11)
题歌德像·····	(13)
雪莱的诗·····	(14)
夜·····	(15)
晨·····	(16)
小诗·····	(17)
我的心·····	(18)
生命的流·····	(19)

园中	(20)
眼波	(21)
有赠	(22)
恋爱	(23)
诗	(24)
问	(25)
绿阴	(26)
世界的花	(27)
宇宙的灵魂	(28)
诗人	(29)
不朽	(30)
飞蛾	(31)
慈母	(32)
断句	(33)
彩虹	(34)
夜	(35)
冬	(36)
春与光	(37)
月夜海上	(38)
月落时	(39)
无题	(40)
音波	(41)
乞丐	(42)
问祖国	(43)
感谢	(44)
杨柳与水莲	(45)
听琴	(46)

别后	(47)
海上	(48)
系住	(49)
东海滨	(50)
晨兴	(51)
红花	(52)

续 编

艺术	(55)
无题(雪里的蓝光)	(56)
无题(一双黑盈盈的眼睛)	(57)
无题(白光的人)	(58)
无题(城市的声)	(59)
无题(月落了)	(60)
海上寄秀妹	(61)
无题(诗中的境)	(62)
无题(高楼外)	(63)
春至	(64)
踟蹰寻梦	(65)
秋林散步图	(66)
柏林之夜	(67)
回忆	(68)
无题(为什么)	(69)
无题(我愿听)	(70)
泰戈尔哲学	(71)
雨夜	(72)

无题(生命的河)	(73)
无题(宇宙的诗)	(74)
无题(黑夜无灯)	(75)
郊游	(76)
柏林市中	(77)
无题(太阳的光)	(78)
无题(我看见他)	(79)
无题(那含羞伏案时)	(80)
无题(孤舟的地球)	(81)
断句(现实底花)	(82)
断句(我颂扬现实)	(83)
断句(脉脉)	(84)
自题德国海滨小照	(85)
德国东海滨上散步	(86)
流云(地球是天空中的地狱么)	(88)
夜中的流动	(89)
流云(宇宙的核心是寂寞)	(90)
大城的情绪	(91)
无题(人静后)	(92)
借《浮士德》中诗句吊志摩	(93)
生命之窗的内外	(94)
游东山寺二首有序	(96)
别东山寺	(98)
赠一青年僧人	(99)
柏溪夏晚归掉	(100)
编后赘语	(101)